

秋葉

短篇小說集

歐陽子



歐陽子著

秋葉

——短篇小說集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慕漁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：嚴君怡

秋葉——短篇小說集（爾雅叢書之587）

作者：歐陽子

校對：歐陽子·陳美桂·彭碧君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·發行：爾雅出版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——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

廈門街一—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

電話：二三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：二三六五七〇四七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——

網址：<http://elitebooks.so-buy.com>

E-mail: elite113@ms12.hinet.net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臺北市潮州街一—六號六樓

印刷者：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八十三號

二〇一三（民一〇二）年六月五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定價 280 元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

ISBN 978-957-639-558-1

秋 葉

序

白先勇 三

半個微笑

一一

牆

二九

網

四七

花瓶

六一

木美人

七五

覺醒

八一

考驗

九七

浪子

一一五

歐陽子

近黃昏時

一三三

芙蓉

一五一

最後一節課

一六七

魔女

一八三

素珍表姐

二〇一

秋葉

二二一

歐陽子寫作年表

二五三

歐陽子著

秋葉

——短篇小說集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序

白先勇

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，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，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。前者表諸於她寫作的技巧，後者決定她題材的選擇。

歐陽子在她的選集《那長頭髮的女孩》自序中述及，她發覺自己的小說，許多篇恰好符合亞里斯多德的「三一律」。精讀她的小說後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這絕不是一種巧合，而是歐陽子處理她的小說時，對於古典主義在藝術形式上嚴格的要求，曾經下過一番深厚的功夫所致。一件藝術品成敗之先決條件，往往在於其形式之控制，而短篇小說尤然。歐陽子最成功的幾篇小說，例如〈網〉、〈覺醒〉、〈浪子〉、〈花瓶〉、〈最後一節課〉、〈魔女〉等，在小說形式之控制上，可以說做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。

對於小說形式之控制，歐陽子運用了幾種寫作技巧：

第一是她對小說語言的應用。歐陽子的小說語言是嚴簡的，冷峻的，乾爽的。她很少藉諸比喻、象徵等修辭上易於討好的技巧，來裝飾她的文字。即使描寫激情（passion）的時候，她也是運用低調的語言，直接的、冷靜的分析。她這種白描的文字，達到了古典的嚴樸，

使她的小说充滿了一種冷靜理智的光輝。五四以來，中國許多小說家都受到浪漫主義不良方面的影響，喜歡運用熱情洋溢的語言，作品往往寫得涕淚交流，而效果適得其反。歐陽子這種理性的小说語言，可以說是支異軍突出。

第二是她對觀點（point of view）的運用。歐陽子的小说，大多數是運用單一觀點法，小说中故事的敘述，都是從其中一個人物的觀點出發。由於她對觀點的有效控制，使得作者與小说人物跟讀者與小说人物之間，保持了適當的距離，而獲得極大的客觀效果。在歐陽子的小说中，我們找不出作者的干擾。當然，我們覺得出作者的存在，但是她是隱形的，高高在上的在幕後導演。我們坐在戲臺前面，看她導演一齣戲時，得用自己的判斷力，去推論劇情，及批判劇中人物。但是我們下結論的時候，得十分小心，因為歐陽子是運用譏諷法（irony）的能手。

譏諷法可以說是歐陽子小说中最基要的表现技巧。她慣用的方法是首先利用單一觀點法，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心中，產生自以為是的種種幻覺，而在故事進展到高潮時，出其不意，無情的、冷酷的，把那些慘淡經營起來的幻覺一一擊碎，而使她的小说陡然增加了深度及複雜性。敦治（〈覺醒〉）、宏明（〈浪子〉）、李浩然（〈最後一節課〉）、倩如（〈魔女〉）最後都遭受到作者這種毫不姑息的打擊，而當我們讀者漸漸對這些人物產生同情的時候，我們也同樣吃到作者的當頭棒喝，而逼使我們冷靜下來，開始反省。

歐陽子小说中嚴謹的形式控制，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們中國小說的兩種通病：一種是感

傷主義 (sentimentalism)，一種是過火的戲劇性 (melodrama)。這並不是說歐陽子的小說人物缺乏熱情，相反的，她的小說人物大多是充滿激情的人。但是歐陽子卻以冷靜的語言，客觀的態度以及諷刺的效果，給她人物的激情加以嚴峻的制約，使她人物的心理衝突愈加尖銳化。

「心理」二字囊括歐陽子小說的一切題材。在《那長頭髮的女孩》自序中，歐陽子自稱她對外界景物的具體描寫並不很多，人物外貌的形容，也很少。不錯，我們讀歐陽子的小說時，對於故事發生的背景，及小說人物的外貌不會得到很具體的概念，故事發生的地點，及人物的外表對故事本身沒有決定性。但這並不是說歐陽子的小說背景模糊，而是她小說的背景是建築在她小說人物的心理平面 (psychic plane) 上。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一般，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那則驚天動地的故事，實際上並不是發生在卡家的那個小鎮上，而是發生在卡家幾個兄弟黑暗的心理平原上。而歐陽子小說人物的塑造，也是與一般小說人物不同。她的小說人物並不是血肉之軀，而是幾束心力 (psychic force) 的合成。這幾束心力，在心理的平面上，互斥互吸，相消相長，替作者演出許多幕各式各樣的心理劇來。歐陽子在她的小說中對於人類心理，最常探索的，大概有下面幾個問題：

一個人自我身分 (identity) 的確定及印證。「我是誰？」大概是最常困擾我們的問題。當我們不能給自己一個確定的答覆時，往往便在他人的身上求得印證，證同類、證相知，在他人的身上，找回自己，往往這便是促成愛情的動力。余文瑾（〈網〉）不能跟唐培之結婚，

因為唐培之就是余文瑾，她是她心靈的投影。《咆哮山莊》(Wuthering Heights)中凱撒琳說：「我就是希斯里夫。」所以她也不能跟希結婚。婚姻的首決條件是肉體的結合，心靈不能跟心靈結婚，自己不可能跟自己發生肉體關係。賈寶玉其實從沒有真正想跟林黛玉肉體結合，因為林黛玉就是賈寶玉心靈的投射。但是這種靈與靈的印證(identification)是不圓滿的，因此余文瑾嫁了丁士忠，完成了她另一面：肉體的印證。當丁士忠冒犯到唐培之的時候，余文瑾覺得她的「自己」被出賣了，她起而反抗，衛護她心靈的完整，而當丁士忠絕袂而去之時，余文瑾便極度恐慌馬上向丁士忠投降而獻出了自己，因為她受不了肉體驟然分割的痛苦。余文瑾的自我，是兩種心力的組成，這兩種心力時常互斥互吸，而造成了余文瑾永恆的衝突及痛苦。

吉威(〈近黃昏時〉)戀愛的對象是他的母親麗芬，當余彬和麗芬發生關係時，吉威便把自己投影在余彬身上，滿足了他亂倫的衝動。而當李浩然(〈最後一節課〉)愛上楊健時，實際上是跟他失落了自我在戀愛：楊健年輕、內向、敏感——那是李浩然年輕時的影子。或者我們對我們的自我不滿，要改變我們的身分。汪琪(〈半個微笑〉)不甘於做一個「好女孩」，結果摔斷了一條腿，她的跌落，是一種象徵性的自殺，因為身分的更改，無異於一種自我的毀滅。美蓮(〈考驗〉)最後痛苦的覺悟，她與保羅種族身分的差異，使他們不能站在同一個平面上互相愛戀。而當混血兒敏生(〈秋葉〉)狂熱的愛上他後母宜芬時，他否定了他那中國父親在他身內培養起來的理性，而肯定了他美國母親遺傳給他的激情。對我們

自我的不滿，有時卻導引我們尋找我們自我的一個相反，以補我們自我的不足：素珍（〈素珍表姐〉）是理惠的相反，丁士忠是余文謹的相反，張芳芝（〈半個微笑〉）是汪琪的相反。而種種愛恨交集的關係，由是而生。

在別人身上尋找自我，印證自我，而產生的愛情，卻往往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幻覺，幻覺的破滅，便是歐陽子小說人物痛苦的泉源。一般人大約都生活在某些幻覺中，而其快樂，也建築在這些幻覺上。聖經中失樂園的寓言，可以用作歐陽子小說最有效的註釋。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中是快樂的，他們快樂因為他們是盲目的，當他們偷食了「智慧之果」，首先看到的，便是自身赤裸的醜惡，因而失去了樂園。歐陽子小說中的人物，大多因為偷食了「智慧之果」而遭到了懲罰。她的小說人物，都在有意的或無意的追尋、探求，企圖獲得他們疑問的答案，而當認識的震驚（*shock of recognition*）那一刻來臨時，他們突然都張開了眼睛，看到了他們或他們所愛的人那種赤裸的醜惡，於是幻覺破滅了，苦難隨之而生。不錯，最後他們都獲得了智慧，而這種智慧的獲得卻付出了極痛苦的代價。或像石治川（〈花瓶〉），最後滿地匍匐；或像敦治突然老去；或像宏明，毀滅了他的妻子，也毀滅了他自己；或像李浩然，「他從來沒有這般寂寞過」；而當倩如（〈魔女〉）探悉了她母親那可怕的隱情時，她不得不拚命奔逃。在〈魔女〉中，歐陽子成功的運用了悲劇式的嘲諷（*tragic irony*），將劇情層層剝出，如同希臘悲劇《伊底帕斯王》一般，推向那最可怕暴露的一刻，給予劇中人雷霆似的一擊。〈魔女〉，是中國近代心理分析小說中，罕有的佳作。

歐陽子是個扎實的心理寫實者，她突破了文化及社會的禁忌，把人類潛意識的心理活動，忠實的暴露出來。她的小說中，有母子亂倫之愛，有師生同性之愛，但也有普通男女間愛情心理種種微妙的描述。人心惟危，歐陽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，她毫不留情，毫不姑息，把人類心理——尤其是感情心理，抽絲剝繭，一一剖析。但是我們看了歐陽子的這些心理劇後，不難覺出，作者對她那一羣爲了愛情，受苦受難的人物，是懷著深厚的同情及無言的悲憫的。我們的耳際似乎一直響著她的「魔女」的聲音：「真正的愛情，是永遠的痛苦。」

秋 葉

歐陽子

序

白先勇

三

半個微笑

一一

牆

二九

網

四七

花瓶

六一

木美人

七五

覺醒

八一

考驗

九七

浪子

一一五

近黃昏時

一三三

芙蓉

一五一

最後一節課

一六七

魔女

一八三

素珍表姐

二〇一

秋葉

二二一

歐陽子寫作年表

二五三

半個微笑

汪琪雖已醒了半個多小時，她卻一直沒睜開眼，彷彿閉著眼睛，她就安全，就能避免面對現實。不久，她聽見護士的腳步，移入她病房，移近她床邊。她任由護士測體溫，量血壓，眼睛還一直閉著。

「要不要我把窗簾拉開？」護士問道。

「隨便，」汪琪軟弱回答。

護士拉開窗簾。一片陽光從玻璃窗射入。汪琪半睜開眼，突然覺得從一個暗紫色的世界，一彈跳入陌生眩人的鮮白色世界。她趕緊又閉上眼，緊緊的，卻再也回不到剛才那安全熟悉的暗紫色世界。

「腿怎樣？還痛不痛？」護士問。

「還好，」她說，「幾時能把石膏取下？」

「還得綁一些日子。等醫生來，你可問他看看。」

護士走出病房。

這是汪琪入院的第五天早晨。頭一天她昏迷沒醒，第二天才完全恢復知覺。一清醒過來，她就知道她不再是自己——全身沉甸甸的，不是石膏，就是綑帶，動都動不得。她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塊石頭似的。她希望自己真能變成一塊石頭，把腦中思想也凍結起來。據醫生說，她的右腿骨折斷，左腿也扭了。此外，她臉上肩膀上都有外傷，一陣陣作痛。醫生替她照過兩次X光，說是沒怎樣。但她偷聽到她母親向醫生訴苦，說這孩子醒來後，多半時間只癡癡躺著，一句話也不說；一問她關於那天失足跌落的情形，她臉上就露出極度恐怖，到底怎麼回事？是否腦子受到震盪，傷了她神經？醫生就安慰母親：不必擔心，這是常有的現象，過個幾天，你女兒大概就會好起來……

汪琪知道一過十點，母親就會趕來醫院看她，並陪伴她一下午。十點之前，母親必須照料父親上班，照料弟妹上學，然後去買菜，回來打掃房子，做完一切家事。汪琪心裏非常感激她，但卻希望她不要對她這般遇到。她深覺自己不配讓母親如此操心掛慮。

護士又走進，送來一盤早餐。汪琪勉強撐起身子，吃下兩口，便又躺下，閉起眼睛。一刻鐘後，護士來收拾飯盤，見她沒吃幾口，婉言說了她幾句，勸她多吃些。汪琪假裝睡著，不予理睬。護士終於把盤子端走。

她又僵直靜躺了數十分鐘。事情既已到達這步田地，她已學會暫時麻木自己，暫時將迷亂的思想與可怕的現實擱置一旁不顧。然而她知道無法永遠逃避——她終將面對它，獨自一人面對它。世界上沒有一人幫得了忙。